

王明希 著

蕭齋詩稿



一代风骚 十分自然

——序王明希诗集《萧斋诗稿》

阿 红

同居沈市，咫尺千里；蓦然相会，邀我作序。接过明希兄交我的厚厚诗稿，老眼对老眼，白发映白发，我实在惶惶，不胜惶惶。

明希是饮誉神州的唱词作家。当年，他的名作《渔夫恨》传唱全国，人民日报发表，多家报刊转载，多家出版社出版，并入选《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文艺作品车载斗量，有几篇能入选教材！当年华夏，有几人不知《渔夫恨》！我这弄诗的，也能随口道出：“鸭绿江水白浪翻，滚滚奔下长白山”啊！

明希是广获称道的当代旧体诗著名诗家。复出之后，“胸怀万朵冰心放，目送千条热泪挥。”（《得辽宁作协来书兴赋》），诗才大展。一本又一本诗集，博得诗坛纷纷赞誉。张秀材、于雷、孙丕任、王维阁……都曾专文评论，条分缕析，备呈创作特点，真知灼见，展示艺术丰采。

明希是荣受国家级奖誉的民间文学编辑家。80年代，经他参予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的《满族民间故事选》、《满族三老人故事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由于成就卓著，国务院十大集成办公室、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共同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并于人民大会堂授奖。

面对如此卓有成就的“三家”，我这个虽受古典诗词陶冶却又半个世纪沉迷于现代诗的人，岂能不惶惶？

然而我又实在无力推辞：

我想起“反右”末期，我和明希兄同交厄运。我俩先后“下放”到当今的北宁市城北小常屯。我住村西农家，他住村中农家。炊烟相望，忧心互怜。寒风里，雪花中，常常结伴捡粪、拾柴。有时，他到我家问寒问暖，有时我到他家问衣问食，但，也仅限于此。那年月“下放劳动”，只有“改造”的份儿，谁敢有半句不满！然而，他更惨！不久，就在一次小小会上，他被扣上无法忍受也无力忍受的铁帽子，流放到草瘦沙白的荒漠边外。四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能忆见他当时惊惶的眼神，他本不吸烟，却向坐在他身旁的路匆要了一支烟，一根火柴，用颤抖着的手点燃那支烟，一言不发，默默吸着的情景！我实在不想回忆，不敢回忆！

我们的友情里有共难因素。有共难因素的友情最珍贵。望着明希兄：我连说：“写！一定写！说外行话，貽笑大方，我也要写！”

于是，我进入明希诗宇宙。

明希的诗宇宙——

好辽阔！好辽阔！诗着明希二十年苦乐生路，靓丽灵迹！

好丰富！好丰富！诗着祖国二十年沧桑巨变，数百处景观古貌今颜！

好精彩！好精彩！诗着明希的诗观，令我倾慕的艺术才华。

我读诗家专集，很注意诗家的艺术主张，因为他的艺术主张指导着他的诗歌创作。我国诗歌史常有诗家以诗论诗，此举大概是由诗圣杜甫创始，以后代代绵延，直至当代。明希也继承了这传统。

他喜欢“自然”，“白描”，“行云流水”。他诗：“芙蓉出水自然皎，独爱白描少饰雕。岂在笑余伤大雅，行云流水任滔滔。”（《言诗答友人〔二〕》）“自然”，我体会是不予扭曲，也不予雕饰地以诗的话语去方式自我生命在自然实界或社会实界孕生的真挚的情思。

他喜欢创新。他诗：“诗到言新方脱俗”（《言诗答友人〔一〕》），“诗贵言新字用活”（《访肖军共论诗》）。言新，我体会包括着语言新、意象新、构建新。

他擅长旧体格律诗体，但旧体格律诗体于诗的语言方式有种种规范，这种种规范是在这种诗体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也必将在继续发展过程中有所扬弃，有所注入。无论是昨日形成或今天扬弃并有新的注入，其因由大体有三：一、生活的嬗变发展；二、诗人的艺术创新；三、受者的美趣更异。时至今天，面对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年代无能设想的生活的巨大发展，和汉语言的巨大丰富与更新，和诗歌受者审美趣味的不断丰富与变化，和世界文学的强力进入冲激，旧体格律诗体固有的种种规范，也必然受到检验。对此，明希持改革态度。《访肖军共论诗》：“诗贵言新字用活，直白僻涩失偏颇。引经据典死章句，可叹腐儒食古多。”《言诗答友人》：“国音平水两相兼，格律谨严声韵宽。诗到言新方脱俗，不崇复古反极端。”即主张坚持旧体诗体必须

具备的格律，声韵；又主张吸纳新语言、活语言；又主张不把上千年前的“平水”韵作为今天声韵的唯一标准；不强调用典。

我很欣赏他的态度，这是对进入 20 世纪末叶并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我国旧体诗歌创作的适时适众的改革态度。它既有别于“新古典诗”派的比较激进的态度，又不同于进行旧体诗体创作一切必须墨守成规的传统派态度。明希属当代旧体诗坛的革新者。

一读，再读《萧斋诗稿》，我这弄现代自由诗的，也不禁为之沉醉。作为当代诗坛的旧体诗体的著名诗家，他承继并发展着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并且于当代旧体诗苑中有着自己的艺术丰采。

明希内宇宙宽阔丰富，博爱博责。《萧斋诗稿》的绝大多数诗作盈盈着山水情，但，盈盈的山水情里，又盈盈着国情、民情、史情、友情、自情、爱情。自情、爱情、史情诗里，也盈盈着国情、民情、国情、民情诗里又盈盈着自情。种种情，都激荡于他那颗盈盈着博爱博责的诗心。从写于 1978 年初冬的《得辽宁作协来书兴赋》，到写于 1997 年秋的《观大江截流感赋》，二十年生路步履，数百首情思灵迹，都足可印证。我国历代著名诗家，可以说都拥有一颗情怀丰富，博爱博责的诗心，这是我国诗歌的优秀传统。无论到什么世纪，只要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还区分成国家，只要诗人还生活在、事业在、诗在人群中间，如果他期望自己的作品具有大共振能，就需要拥有这样一颗诗心。

明希诗作都是情生诗孕，灵至天成，而且，在他的诗观指导下，达成真挚自然，行云流水。《萧斋诗稿》，俯拾即是。试看开卷的《得辽宁作协来书兴赋》：“喜展檄书雨雪飞，寒冬

初立似春归。胸怀万朵冰心放，目送千条热泪挥。即兴亢声歌一曲，倾情痛饮酒三杯。艰难廿载寻常事，路近阳关马上催。”读着，我不禁想起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我不禁想起我两次下放农村劳动，乍接返回机关工作通知的情景。这首诗是由衷喷涌，奔泻直下，对于具有类似经历者或虽无类似经历但强情商者，都会具有极大的共振能。或者说，这是写自情的，而且是写强自情的，不妨再看写山水情的。如《登西山观红叶》：“声声鸟语伴蝉鸣，步上西山别有情。古道密林观叶落，高峡深谷品涛腾。孤云眷恋琉璃塔，万木争荣多景亭。日暮迟迟人未去，半山红透半天晴。”也是随遇而生，即景所见，令人读着诗，如随诗人脚步、一睹西山红叶美景。真挚是诗的生命，自然是实现真挚的要诀。

明希诗作的艺术方式不拘一格，多彩多姿。我是弄现代新诗的，前年曾就新诗的运作方式作了些研究。意旨规定，可分强规定性、弱规定性、非规定性三类。受体处理方式，可分为表述式、内化式、异变式三类。意旨规定与受体处理方式的交叉运作，形成诗歌的种种艺术方式。读《萧斋诗稿》，我很高兴地发现这种种艺术方式都呈现于明希的笔下。上段例举的《得辽宁作协来书兴赋》便是意旨的强规定性与内化式受体处理的交叉运作。他不曾具体表述“辽宁作协来书”内容与接书的具体情景，而是信笔倾诉这封来书在他内心产生的强烈效应。《登西山观红叶》，则是意旨的强规定与表述式受体处理的交叉运作，直接陈述自己浏览西山的所见所感。《过河伤足有感》：“跨石乐渡浪滔滔，得意白云水下飘。乘兴举足须站稳，清流底处有锥刀。”是意旨的弱规定性与表述式受体处理的交叉运作。《观象鼻山》：“巍巍巨象大于山，客寓桂林三亿年。何故推迟跋涉日，一江清碧未吸干。”是意旨的弱规定性，与

异变式受体处理的交叉运作。要举证可举出许许多多，限于篇幅，就点出这几个，我要说的是：不同的交叉运作方式，给诗以不同的艺术丰姿，也给诗的受者以不同的审美感觉。对于这种种交叉运作方式，要能悉数启动，并且用得不费功夫，不仅要求诗者具有厚实的文学素养、丰富的生活体验，而且要求诗者具有天赋的强感觉力、强想象力、强创造力。明希于此呈现出卓越的艺术才华。

《萧斋诗稿》里多是律绝，我读着，我感觉明希实在是精审独到，操作自由。以旧体诗体必须具备的艺术规范衡量，都是地道的旧体诗歌，而且有着当代风貌。无陈旧感，无因袭感。

丰厚的艺术素养，长久的创作实践，卓越的创造才华，精到的革新诗观，使明希的诗歌早已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其突出特点就是自然，十分自然。语自然、象自然、情自然、理自然。有些诗富象趣，有些诗富情趣，有些诗富理趣。有些诗自然里有豪放感，有些诗自然里有沉郁感，有些诗自然里有幽默感。《萧斋诗稿》里有些诗篇堪称当代名作，可谓佳句叠出。

试看，五律：“蓬山极目近，长啸倚长舟。”（《故乡别》）；“画楼轻聚散，碧海重沉浮。”（《棒槌岛抒情》）

七律：“治世不知将老至，倚天再拭剑青锋。”（《登山海关》）；“金波碎点黄昏月，一览春潮天际流。”（《登蓬莱阁晚眺》）；“漫说日暮身为客，入眼风光是我家。”（《北戴河寄情》）；“旅居此地方三日，不信天堂尚有神。”（《游桂林》）；“欲绘苏州着画色，轻嫌素淡重嫌浓。”（《重游苏州》）；“画牖西迎巴蜀水，飞甍南接楚湘云。”（《登黄鹤楼》）

七绝：“天下伤心妻子泪，断桥未断断肠留。”（《断桥抒情》）；“满目跳珠明镜里，静观西子理晨妆。”（《西子楼雨中晓

望》);“未待凭栏观锦绣,衣香语软送茶来。”(《龙井问茶》);“五湖风雨藏舟处,羞看蠡公拾落花。”(《蠡园抒怀》);“湖光美在芳姿瘦,送尽秋波入画船。”(《瘦西湖寄情》);“一色水天观不透,相思总在有无中。”(《登龙门望滇池》);“悠悠一曲《洛神赋》,留下千秋未了情。”(《过洛河感怀》);“错过春归花讯无,入时富丽易荣枯。”(《失赏洛阳牡丹感赋》);“同是浔阳江上客,琵琶有曲莫轻弹。”(《浔阳江口夜泊》);“红装压倒千堆雪,玉臂招来大海潮。”(《兴城海滨即景》)等等。

这是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精美画卷,这是一章章声韵协调的高雅乐曲。已分不清是画是乐是诗,诗含画意,乐蕴诗情,诗情画意,情景交融,自成一體。

此诗集中多是律绝,古风只有一首,但却少而精,美而艳,(《和路匆《萍踪寄语》二十四韵》),是一首柔情绵邈的咏怀调,离情曲。

我喜欢我的老友明希兄的诗。

我欣赏明希兄诗的风采。

我倾慕明希兄的艺术成就。

去年,明希兄七三寿辰,睹今追昔,以诗抒怀:

七三初度意何如,地位金钱淡若无。

志士平心对苦乐,丈夫冷眼看沉浮。

盛年坎坎逢狭路,老境怡怡寓画庐。

喜在佳期飨夜宴,儿孙满座话宏图。

我深深为明希兄晚年的幸福生活愉悦!

“难能超脱无邪欲,百首千篇曲未终。”(《古稀初度抒怀》)以明希兄对诗的执着,他还会写出一部又一部诗集。我相信,我完全相信!

去年,我拟了幅联语:“情结诗文重生痕 魂依真纯轻世

俗”，写成条幅。明希兄啊，你的诗，你的诸多著作，为你在这世界上留下深深的生命痕迹！我向您祝贺！

明希兄将此重卷命我作序，我实在不胜惶惶。外行人说外行话，实在不敢交卷，但又不得不交，祈明希兄教正，读者指点。

1998.12.15 沈阳泰山寓

《萧斋诗稿》序

孙丕任

戊寅之春，明希先生搜其诗作，爬梳厘定，裒为一集，目之为《萧斋诗稿》。是乃先生诗作之菁华，毕生之心力，一读之下，果然辽海渊淳，珠玑粲目。或吟风物，或叙友情，或忆前尘，或陈时事，妙语迭出，庄谐互见，使人击节而叹者三。

先生独与山水相亲，杖履所至，莫不牢笼百态，万象毕来。其独耽于丘壑不忘于江湖者，此诗人之至性也。袁中郎有云：“唯于胸中之浩浩，与其至气之突兀，是与山水敌，故相遇则深相得。”盖与山水相亲者众，发而为歌诗者鲜，缘于胸中无浩气之故也。明希先生杖履所经遍于国中。北国之镜泊飞瀑，潇湘之烟岚雨嶂，苍寒高古，无幽不达，无游不诗。其于辽海风物，固多熟稔，形于吟咏者众，情于桑梓者深。或闯山暖翠，缤纷梨海，胜迹遐思；或秀出芙蓉，龙湫水涌，青山秋意；或大连偕游，蒲河赓唱，伉俪情殷。至于缭乱春英，山村客舍，无一不触灵枢，所在无非诗料。所谓即此便是方丈、蓬莱，何日不是中秋、重九。心灵无涯，搜之愈出，明希先生足以当之。

至于感怀之作，言情之什，亦皆绮思激宕，移人者深。捐杯水之微波，激时代之风云。如香港回归诸作，读之使人血脉偾张，爱国激情，溢于言表。辽北学院十二首使人想见同志情深，炽情如火，风雨年华，历历如昨。大连新貌奔来笔底，骑警英姿跃上诗篇。先生可谓撷沧海之珠置之高堂广座，人人得而赏之矣。

明希先生曾撰电视剧二，曰《康熙外传》、曰《末代皇姑》。其自度之主题歌清丽婉转，兼词曲之胜。康熙者，秉运筹帷幄之睿智，具决胜区脱之英武，固金瓯，联百族，允为雄主。避暑山庄云亭水榭，流风遗韵寄慨遥深。观剧本而吟歌词，使人益深世事沧桑题旨厚重之感，点睛之笔系乎此词。

先生早岁成名之作《渔夫恨》，作于1950年，曾风行海内，驰誉文坛。时强敌窥境，国事方殷，明希乃愤然命笔，指斥仇讎，廉顽立懦，神州同慨。此诗者，明希之以诗报国也。《人民日报》发表于前，全国报刊踵武其后。尔乃文预教材，诵盈庠序。《渔夫恨》之于先生犹乐天之离离原草，声溢寰中；似稼轩之壮岁旌旗，念深白首。奈何风云开合，鱼龙惨淡，覆盆之灾，使人扼腕，致先生“很不愉快”者有年。

明希之作取“自然”一格，司空图所谓“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是也。其诗皆自出机杼，不事獭祭，句工对琢，笔参造化。诗中平仄用韵，皆准于普通话，读来琅琅上口，使人神王。随园老人云：“诗有工拙，而无古今。”此诚不刊之论也，集中诸作，警句迭出，方之先贤，实有不遑多让者。

明希，鲁人也。早岁即远赴辽海，投身革命，任辽宁文联之创作员，文名夙著于辽西，杰构尝播乎宇内，少年意气，管领风骚。1958年夏，詎料风波晨起，夕贬朝阳。白狼河北，

草瘦沙寒，暮春三月，劳燕分飞。时维 1962 年，事在凌源。

无何，乃只身旋里，再赋归田。荫椽有柳绿，抱村以泉清，山东黄县之泉水疃是也。东作供素食之用，菽水承老母之欢。奉母至谨，卒以耄耋终，由是乡里以孝闻。村居惟以半部聊斋自娱，更无复操觚之想矣。其间凡阅十七寒暑。

1979 年春闻复职讯，旋北归沈阳，供职于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公干之暇，遂乃恣情山水，重亲笔翰，以是诗词之作日夥。然慊慊于怀者以中馈久空故，特以于役归来之际，扃键迎人，残羹再炙，四顾则环堵萧然，块焉无偶，长铗三叹，情何以堪。然则其诗终未以胸中块垒故，而现郁结不舒之气。尝有句云“出门一笑水天宽”，信哉此言！

幸喜鸾胶再续，琴瑟重谐，时在 1988 年之金秋，尔来秋水澄盈于案头，诗思垒集乎灵府，如万斛清泉不择地而出，其作至倍蓰而增焉。鹤蝶偕游，南翔万里，移情丹壑，寄爱白云，自谓深得细君之助焉。归来则锦囊诗满，固其所宜也。

予与明希先生相要以久，忘年而交。尤感其以耳顺遐龄勉国事，风晨雨夕，矻矻焉奔走于道途，逆旅间恒共月旦诗文，侃侃而论，明月窥窗犹不之觉也。

明希先生悬车有顷，生平寡嗜好，凡饮酒、度曲、樗蒲，可以接群居之欢者，无一预焉。唯诗书以自娱，恒兀兀以穷年。容与萧斋，盱衡天下，于攘攘熙熙之际存斯文一脉，有癖如此，真气弥满之谓也。

明希先生年逾古稀，寿跻绛人，其笔健凌云，盖缘于诗心不泯，童心犹在，与时俱进，常写常新。由生活中集诗料，于世事中注覃思，一扫无病呻吟之态，了无叹老嗟衰之情。近年之作愈发隽逸而清丽，朴实而淡雅，柔情之美，蕴于潇洒。犹如秋空飞隼，盘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蓉，不假雕

萧斋诗稿△

饰，悠然尘外。手定诗稿目之萧斋，其渊冲之志，抱朴之情，溢乎楮墨，沛乎襟灵，洋洋乎胶葛洞庭，其谁曰先生老矣。戊寅长夏泉园朝散序。

前 言

近二十年，我写了一些旧体诗，在报刊上发表了约五六百首，并于1990年编辑出版了一本《王明希诗集》（内部书号）。近年我又用电脑打字编印了《万里撷秀九十首》和《辽海拾珠八十首》的集子。在这些诗的基础上，现在我把它选编成一本诗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诗集共收入513首诗，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在文艺界工作了一辈子，老来能出版一本自己较为满意的诗集，分赠给我的亲朋好友，赠给我的知音，送给有关图书馆收藏并留给我的后代，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这些诗，绝句较多，占全书五分之四，律诗占五分之一，古风只有一首。另外还有电视连续剧《康熙外传》主题歌二首和电影文学剧本《末代皇姑》插曲二首。

从本书所反映的题材看，多为山水纪游诗，抒发其他情怀的抒情诗，相对较少。造成这样的比例，与我多写的是绝句有关。绝句的句式，写起来比较灵活，最适宜在旅途捕捉瞬间的意境，描绘一景一物之美，给人以美的启迪，美的享受，可以说它是诗场上的短平快。这是本书的特色。我能写出这样的诗集，是因近二十年我有幸游览了大半个中国。秀丽妩媚的江南景色，广袤雄浑的北国风光，多姿多彩的山川名胜，激发起我不尽的诗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我所到之处，必有吟咏。

特别是前几年，老妻萧汉屏伴我作了两次愉快的江南之游，更使我诗兴大发，成篇颇多。

人类是离不开大自然的，热爱大自然是人类本能的情感，歌咏大自然是人类本能的要求，而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则是爱国主义的体现。我对山水诗的偏爱，原因就在于此。

有些朋友和读者说我是山水诗人，称山水诗人，与我国古代的山水诗人相比，我实不敢当。像南朝的谢灵运，唐代的孟浩然、王维，这些大家才是山水诗人。实际山水诗并不是独立的诗体，它是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长河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流派。它始出于魏晋，风行于盛唐。在此之前，诗人并没有将山水作为主要歌咏对象，只是作为比兴手法用以抒发情怀。到了曹操的《观沧海》，才出现了以描写山水景物为主的诗篇，是曹操开创了我国山水诗的先河。

一种诗体和诗的流派形成，离不开继承，我国山水诗的出现，是受了《诗经》、《楚辞》及汉魏《乐府》的影响。不过这些古典作品，是以歌咏自然美作为比兴手法，未能独立成篇。后来随着诗词的发展，诗人对自然美的认识加深了，大自然已从比兴媒体变成欣赏对象，山水诗才独立地发展起来了。但写山水诗不能纯客观地描写景物，只能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指出的，不仅要有形似，还要有神似，贵在形似与神似的和谐统一。只有掌握了这种表现手法，才能写出完美的山水诗来。我在写作山水诗的过程中，就曾力求达到这种和谐的统一。

在声韵方面，我主张放宽，以新声为主，即以现代四声为主，用字躲不过去时，也可借用“平水韵”中的平仄声。对平水韵中的入声字，有时我采取混用的态度，即在个别诗中，此处可作新声字用，另一处又可作入声字用。我的这种改革主

张，是会引起一些老先生的非议的。有非议，我很理解，但我还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即放宽声韵的运用，开拓用字的涵量。这里我说的放宽，只限于用韵及平仄声的新旧声韵。至于格律诗的格律，我主张一定要严谨，不能不合格律，否则用现代语读起来是不会朗朗上口的，是要失去格律诗所特有的声韵美。而且不合格律，也不能称之为旧体格律诗。

这本诗集的取名，用了《萧斋诗稿》四个字。“萧斋”本意为书斋，语出《唐国史补》：李约有亭名“萧斋”。“萧”字，用意不一，这里我取意头发花白稀疏貌。苏轼有“华发萧萧老遂良”句，郑板桥有“衙斋卧听萧萧竹……一枝一叶总关情。”句，这两句诗我很欣赏。“萧”还寓意着另一种意思，即我的爱人姓萧，是她在书桌旁帮我选编了我的诗稿。

本诗集收入的评论，有于雷、孙丕任、王维阁、张秀材和雪冬几位的文章，共六篇。于雷、丕任、维阁是我的知交，他们是著名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和学者，张秀材老先生，是沈阳市文史馆馆员，我省诗界的老前辈，雪冬则是我忘年之交的女同事。这几位的文章，写得文笔热情洋溢，分析精辟透彻，都是大手笔。

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老友阿红和挚友孙丕任为这个集子各写了一篇序言，一篇是白话文，一篇是文言，可谓辞情并茂；我还求得王冠兄的墨宝，有著名书法家为诗集题名，是会为拙作增光添彩，诗情生色；而本书的封面设计，是著名画家、老战友王弘力，有王弘力的封面设计，再加上王冠题写的书名，可称珠联璧合。本书能顺利出版，得到辽宁省文联副主席、沈阳市文史馆馆长、著名诗人刘文玉老战友和原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审于雷及原《诗潮》主编罗继仁几位的鼎力相助；原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审、诗人邓荫柯和原《电视与戏剧》副编

审、剧作家刘洪儒二位对诗稿多有指正。以上各位文坛好友的盛情厚意，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这本诗集的出版，得到我的儿女们的支持和资助，我深感欣慰。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爱人萧汉屏，她帮助我挑选修改诗稿，设计编排版面，细心校对和多方联系，可谓呕心沥血，昼夜操劳。没有老妻的支持，我的诗集不能如此完美的出版。

王明希

戊寅金秋于南屏书屋